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六十八

列傳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郭崇

楊廷璋

宋堡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壽高郵州

郭崇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契丹崇恥事契丹奮身南歸歷事漢周屢將兵以功遷至節度使更數鎮累加同平章事兼侍中最後爲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加檢校太師宋初

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
密奏言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
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亭
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
重進爲平盧軍節度叛改命崇爲節制數年卒年五十
八贈太師子守璘其妻卽明德皇后姊子允恭次女爲
仁宗后天聖中進封崇英國公守璘允恭咸加贈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賤周祖微時欲聘其寡
姊姊不從廷璋謂姊曰此人姿貌異當不可拒乃從之
周祖卽位擢廷璋右飛龍使固辭願推恩其父洪裕

病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瑋歷遷客省使
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瑋
往代。謂曰：懿不受命，卽圖之。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
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路。世宗立，拜左驍衛大將軍。征
劉崇，以爲建雄軍節度。在鎮數年，頗有惠愛。累敗彝人，
加檢校太保。恭帝立，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吏
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改鎮
邠州。移鄆州，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廷瑋美
髯，長上短下，好脩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
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

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漁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授以二石鴈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廷璋不爲子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子七人坦墳皆進士及第

宋僦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生僦廷浩歷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僦因補殿直遷供奉官漢祖在晉陽與僦結昏卽永寧公主也累拜右金吾衛大將

軍駙馬都尉隱帝卽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
舉兵偓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隱帝衛兵悉走投
周祖周祖謂偓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
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爲左監門衛上
將軍歷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鄧州恭帝卽位加開府儀
同三司宋初加檢校太師揚州李重進有異謀偓飛章
以聞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爲行營
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徙鎮華州又改忠武
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偓長女爲后偓本名延渥以父
名下字從水上言改之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中封邢

國公歷右衛上將軍雍熙中知霸州歸闕卒年六十四
贈侍中諡莊惠僊世結國姻近代貴盛鮮有其比

向拱字星民河內人始名訓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
天下士以策干之不納客周祖門下周祖卽位授宮苑
便累功遷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
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謂宜急濟
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
從其言筠遂見擒後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
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群盜晝劫太祖
怒移鎮安州太宗封秦國公又判左金吾街仗事卒年

七十五贈中書令真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
孫懌拱子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

王彥超臨清人少事後唐魏王繼岌繼岌遇害乃依鳳
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爲徒暉善觀人謂曰子富貴人
也給資帛遣之晉祖帥陝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天福初
累轉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漢初歷復州防
禦使周祖革命遷節度歷鎮河中顯德中累功加兼侍
中歷京兆尹永興軍節度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
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宴射
酒酣謂曰朕昔依卿復州何不見納彥超降階頓首曰

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歷兩鎮後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宗封邠國公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遂乞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初彥超自節鎮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卽前奏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乞歸丘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競自陳夙昔戰功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

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必無陰德以及後輩汝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已闕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陽曲人曾祖不尚氣節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幼時母馬氏被出事繼母劉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衛吏與穎善以女妻永德及爲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潞帥常遇周祖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

未幾周祖使至遇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有女後唐時備掖庭旣而遣出翁與媼往迎之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寢間事一日飲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遇亦微有聞故永德以此諷遇周祖登位授永德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再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初從世宗戰高平大捷連授義成軍節度時父穎爲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

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春伏兵夾攻大敗之劉仁贍
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
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
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永德與
太祖連敗之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
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
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語在太祖紀
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卽位加兼侍中授武勝
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
名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

諸闕誣永德不軌太祖命曹翰察之翰詰無狀遂以進
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
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坐市秦隴竹木矯制免等降秩
數月復之後進封鄧國公歷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
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太宗詔羣臣乘傳不得齎貨及
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永德嘗令親吏販茶罷爲左
衛上將軍真宗立進封衛國公累遷檢校太師彰德軍
節度知天雄軍以耄還鎮卒年七十三贈中書令永德
出母適安邑劉祚及祚卒迎母歸繼母劉卒馬預中參
太宗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初永德寓淮陽有書生鄰

居就求德求永五兩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
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求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
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追送數舍懇
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永德屯
下蔡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
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
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者永德由此
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
嘗言太祖受命之兆故永德潛意拱嚮會聘王皇后求
德助緡錢金帛數千終太祖朝恩渥不替云

王全斌太原人其父事唐莊宗爲哥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明宗卽位補禁軍列校歷事晉周屢將兵有功遷至相州留後宋初討李筠以功拜安國軍節度建隆四年與郭進等率兵入太原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卽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劉廷讓等副之分路而進十

三月全斌率兵拔二砦遂下興州進拔二十餘砦先鋒
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
過三泉遂至嘉陵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命彥進
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
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
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
又大破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
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三戰三敗
追至利州北遂克利州趨劔門全斌會諸將議有言來
蘇可進兵者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

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擊破之昭遠崇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三年正月孟昶遣使奉表詣全斌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廷讓等始自峽路至詔書頒賞諸軍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蜀軍至綿州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適以其族赴闕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

招撫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遂無
歸志率衆攻綿州遂攻彭州遂刺史殺都監據其城成
都十縣皆起兵應之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
節帥二十餘人彥進與張萬安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
爲所敗彥暉戰死賊衆益盛聲言欲攻成都自是十七
州竝隨師雄爲亂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尙餘二萬
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廷
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全斌王仁贍又攻破之賊
勢旣衄餘黨散保州縣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
不禮因殺知州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又果州指

揮使宋德威殺知州率州民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
州翰敗走師雄病死德威旋爲延澤所破翰走黎州爲
下所殺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
也京城大雪太祖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
西征將帥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
諭諸將不徧及也成都平命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
軍旅會有訴全斌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
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
狀並具伏詔百官議當大辟詔特貸之責授全斌崇義
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

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延澤仁贍亦坐降
開寶末召全斌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
故抑卿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未幾卒年六
十九贈中書令真宗錄其孫全斌黜居山郡十餘年怡
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爲永興駐泊都監擊賊死審
鈞之孫凱

凱字勝之家京兆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
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
蜀有勞而審鈞忠義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累爲
邊將以功遷至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

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凱
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
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
嘗挫衄孫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以蔭補供奉
官周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諸將平湖湘時荆南高保
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往撫之且察
其情僞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
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都監事在王
全斌傳孟昶降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

晉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淨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卽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伐出兵敗賊黨劉澤王可瓊謝行本又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後起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亦屢爲邊將官終懷州防禦使

王繼濤河朔人事漢周至和州刺史宋初再遷左神武大將軍孟昶降詔爲彭州刺史綿州軍亂攻彭州繼濤

與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成都
田欽祚誣以他事太祖驛召將回質之道病卒詔賜其
家粟帛

高彥暉漁陽人仕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城來
降遷耀階二州刺史乾德中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指
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及田欽祚討之賊據
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不利彥暉謂欽祚曰日將暮請
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紿曰公食厚祿
何畏縮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
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與王繼濤同詔賜粟

帛

論曰天下歸往謂之王若宋太祖受周禪其不然耶郭
崇而下乃周節度刺史楊廷璋又其近親廷璋免爲鈐
轄所圖崇亦不如監軍所料宋偓向拱之陳機輸忠王
彥超王全斌康延澤輩之戮力盡瘁辟如良馬因善御
而效足也張永德預識於未興之先潛懷尊奉蓋有橋
公祖之知云夫蓄猜者易刻暱私者易縱觀太祖駕馭
諸人誠王者之度也夫

宋史新編卷六十八

宋史新編卷六十九

列傳十一

明南京戶部王事莆田柯維騏著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迴徙洛陽普沈厚寡言周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陳橋推戴排闥入告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歷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

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既拜相上
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
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
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
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
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
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
復視事勸帝徵諸道丁壯籍名決原師以備守衛諸州

置通判使主錢穀從之錢王似遣使餽普海物十瓶置
廡下車駕至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
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
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
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鬻都下事聞太祖
大怒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
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
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居第又
營邸店規利盧多遜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

胡贊李可度受賕散法及劉偉僞牒得官王洄納賂趙
季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事在雷德驤傳太祖
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
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
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遷太子太保奉
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曾柴禹錫等告秦王陰謀帝召
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願託事帝
慰諭之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治陵事敗多遜南
遷皆普之力也事詳二傳中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帝
作詩餞之普奉而泣曰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

爲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蒼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漢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帝賜手詔謂朕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普表謝謂陛下端拱穆清晉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

哉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改封許國公會詔親耕籍田
普表求入覲從其請陳王元僖上言趙普開國元老厚
重有識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
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匪踰期月之間可臻
清靜之治籍田禮畢用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古人
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李繼遷擾邊普建議以趙
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
邊患時論咎普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明年冬被疾
請告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爲西京留守河南尹
淳化三年春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七月

卒年七十一先是普遣人詣上清太平宮致壽神爲隆
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病亦有冤累耳是夕卒上聞
之震悼謂近臣曰普真社稷臣也贈尚書令追封真定
王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賜之二女皆笄願
爲尼賜號智果大師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
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曰若塵埃
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少習吏事寡學
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
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卒
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

多忌克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剛毅果斷時罕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亦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曰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真宗詔配饗太祖廟庭承宗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安易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調太宗時初歷宗正少卿通判定州代歸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歷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安易略涉書傳性強狠好談世務而踈闊不可用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淳化中嘗請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典鑄虧耗衆議喧然遂罷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輿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權輿不宜立主亦不宜埋懸重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言廟未祔則神靈不至祭祀難行輿旣畢則

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祔年月未便理合從宜從之安
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
卒贈工部尚書

論曰有撥亂之君必有翊運之臣咸天所置以爲民也
當六師推戴宋祖人謂太宗趙普預聞其謀事定加恩
第擢普樞密直學士累年始授之政而普恂恂然未嘗
貪天之功以自伐其器量已越人矣帷幄圖回動中機
會務矯五季宿弊爲社稷樹久長之基勳烈不亦懋哉
配享褒詔擬之呂望蕭何望王者之佐固非普倫若普
稽古訓以飾太平則優何遠甚獨惜太宗構涪陵之獄

而普有力其間魯論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省耶於乎
世儒口誦聖言而志徼利達甚至敗人家國者不少奚
於普備責哉

吳廷祚

子元輔元載元康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事周祖爲親校後歷左驍衛上
將軍樞密使加至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
以其父名璋故避之太祖將討李筠廷祚白太祖曰潞
城岨險且阻太行勢未易破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
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

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建隆三年夏帝謂廷祚曰卿掌樞務有年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以爲雄武軍節度後改鎮京兆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好學治家嚴肅子知名者元輔元載元宸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在周以父任歷官洛苑使宋至定州鈐轄卒

元載累擢西上閤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

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
爲督理如公家相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拽
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
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後因市馬譯者
附表以聞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
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物色急捕斬之
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
身不齒淳化二年徙知成都府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
滅受代歸闕而成都守李仕衡疏其罪坐責郢州團
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卒

元袞字君華尚太宗女授駙馬都尉歷安州觀察使知
澶州治狀聞真宗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吏民詣
闕貢馬願借留樹碑表德政詔袞之景德中代歸拜武
勝軍節度又出知潞州東封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
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卒年五十
贈中書令諡忠惠元袞性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待賓
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介意祿賜悉以
給親族孤貧帝壻中爲最賢云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初隸周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
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

位判四方館事宋初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諸將同破李筠之衆於碾子谷還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中拜樞密使又加檢校太傅崇矩以女妻宰相趙普子承宗帝不悅語在普傳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因上書誣告陰事語在劉審瓊傳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聚主簿崇矩後入爲左衛大將軍太宗時出爲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已財遺會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

後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諡
元靖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鄉里推其至行初爲
吏弘肇所知署親吏弘肇被誅崇矩盡籍財產付其母
弟福及貴見子孫必厚禮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
不以炎荒嬰慮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
多又喜黃白術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太祖欲選尚公
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
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
尉繼昌同日遷知京副使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蜀

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賊忽開城僞遁有
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
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
屯鴈橋門破彌牟砦斬首千級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
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遼人請和令繼昌與
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尋擢爲西上閣門使三年又副
任中正使契丹歷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錄其子文
晟文旦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
民懷之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甚詣繼昌乞丐家人競
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子遵勛在外

戚傳

王仁贍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太祖請於周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德使累擢樞密副使加左衛大將軍乾德討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事見蜀世家後歷判三司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歷加檢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入市竹木秦隴間所過關渡矯制免筭旣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

上爲市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竝貶遠州司
戶程德玄劉知信杜彥圭趙延溥竇神興張永德祁廷
訓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竝坐販竹木責降罰奉七年
春與僚屬辯事帝前仁贍辭屈復左授翌日改唐州防
禦使仁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
官竝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
寵無敢發者范旻等被貶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
等數人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持狀奏其事故及於譴
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
贍故亦左降仁贍怏怏成疾數日卒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母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夢之遣昭輔問起居具言士衆推戴狀太后乃安宋初爲軍器庫使能心計歷拜左驍衛大將軍遷樞密副使又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中拜樞密使累加檢校太尉帝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被疾罷爲驍騎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侍中無子錄其兄子吉敏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蓄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

爲國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持
論鄙之初昭輔問卜於瞽者劉悟筮卦曰汝遇貴人見
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
焉吉子隨敏子咸竝進士及第

李處耘上黨人父肇仕後唐至檢校司徒從征死於陣
處耘晉末隨兄至京師遇張彥澤之變士卒剽略處耘
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迨曉復鬪又殺數人
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召置門下委以軍務顯德中從
阮遣表薦之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右職及罷鎮世宗
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陳橋推戴遽白太宗與

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處耘
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
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
兵馬都監賊平知揚州奏減居民屋稅民皆悅服比歸
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
甲第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
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盧懷忠使荆南
覘勢强弱具言可取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遣
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再諭乃聽命
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

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太
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
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
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
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北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
中荆人束手聽命卽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
趨朗州又先遣別將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斬首四
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俘獲甚衆處耘
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
先入朗州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

大軍所陷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獲朗帥周保權遂入潭州盡得荆湖地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斬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兇恣處耘呵責義義又譖處耘於延釗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宿將貫延釗謫處耘淄州刺史數年卒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處耘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已任及臨事專制不顧群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念之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卽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

繼隆字霸圖以父蔭入官乾德中年方弱冠平蜀選爲果閬監軍代還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邠州蠻賊數千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太祖聞其勇敢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復吳將太祖益嘉之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改御營前後巡檢使太平興國中改六宅使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

不敢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罪請獨當也
卽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遷宮死使領媯州刺史護三
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改定州駐泊都監
嘗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與
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破悉利諸族俘斬數千級改領
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下固安
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
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振旅而還卽命知定
州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
爲滄州都部署副廷議與敵戰君子館先分精兵屬繼

隆後殿緩急爲援旣而繼隆退保樂壽致全軍陷沒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旣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定州都部署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淳化中召還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至道二年白守榮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敗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

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巢穴且遣繼和入奏以便宜發兵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沓城之是爲鎮戎軍真宗卽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俄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又加檢校太師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真宗親征契丹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

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軍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觀兵北門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未幾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諡忠武錄其子昭慶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繼隆出貴冑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繼隆但詣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

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外戚有傳

繼和字周叔以蔭累遷洛苑使繼隆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行繼和面奏太宗乃許焉咸平中棄鎮戎繼和又以爲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其略曰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咻迫賤遇馬賊梁家諸族之路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并力戰守

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關西疲於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夫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狗利臣爲兒童時嘗聞李漢超守關南優其歲給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

事上聞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上屢加勗勵且爲覆護終以邊防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旣卽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六年又出

爲升代鈴轄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若車駕駐澶淵
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敵後事平復還
升代先是繼隆卒繼和恥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閤
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卒贈鎮國軍
節度

論曰吳廷祚在周起戎行歷樞密使可謂尊用君子不
非其臣宋蓋宰相范質而下皆然也又何怪李崇矩輩
效勞駿奔徼功名於非常之會哉廷祚昭輔忠實匪懈
克保寵榮崇矩之弗哲仁贍之失律處耘之鮮詣故皆
獲譴然處耘位不酬勞終膺帝眷貽子孫福云

宋史新編卷六十九

宋史新編卷七十

列傳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曹彬 子瑑瑋瑒

潘美 李超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芸之子初爲成德軍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彬因得隸世宗帳下歷河中都監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奉使吳越私餽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至數四嫌於近名受而籍之歸輸之官世宗不允則悉以施予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譙會亦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遷

客省使與諸將攻河東平樂縣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爲都監所下郡縣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蜀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彬屢請旋師不聽俄而全師雄等繼起彬復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謂彬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開寶元年征太原爲都監二年議親征復爲都監率兵先往降其將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其秋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

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八年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表請緩師上不之省彬每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請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待以賓禮卒賴保全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初彬

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爲賀彬曰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召美從太原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孤壘如摧枯朽爾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二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

天平軍節度使上尋悟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美分路北伐三月彬敗契丹于固安克其城又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上遣諸將約期齊舉將發上謂彬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

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訖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有
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
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
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
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
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
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
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彬退軍無復行伍
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
驍衛上將軍彥進等降黜有差彬後起侍中武寧軍節

度使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問以後
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皆堪爲將上問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
謚武惠詔配享太祖廟庭彬淳厚恭儉位兼將相不以
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必冠而
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
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
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北征失律趙昌言表請行
軍法乃昌言自延安還被劾彬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平

居於百蟲所蟄亦不忍傷其存心類如此七子珣娶秦王女至昭宣使玘女爲仁宗后累贈彬韓王玘吳王諡安僖玘子侑傳侑見外戚傳傳榮州刺史諡恭懷

璨字韜光以蔭入官常從彬征討與計議累官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中以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諡武懿璨起貴胄以孝謹稱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晉撫士卒輕財不逮其父仁敬和厚亦有父風

瑋字寶臣父彬在諸鎮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歷閤門祇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兵數無

功太宗謀帥於彬對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命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彬卒請持喪不允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繼遷暴虐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旣而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德明不敢拒累遷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分兵滅撥臧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

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
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改引進使英州
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
廝囉強盛立遵佐之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謀
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自效取賞樣
丹首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爲
順州刺史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
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
臈立柵野吳谷瑋選募神武軍斬柵宗哥大首領甘遵
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遵旣而河州諸城皆納質爲

熟戶時瑋作塹抵撈囉隴乃西藩要害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詰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撈囉隴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歷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謂惡瑋不附已指爲寇準黨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謂敗擢至昭武軍節度使歷知天雄軍又爲真定府定州都總管彰武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八贈侍中諡武穆瑋師出多奇計神速不可測將兵四

十年未嘗少失利。哨廝囉每望瑋所在，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不能奪。初議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配享仁宗廟庭。

琮字寶章，累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爲倉廩，大積穀。古渭其城生羌屢鈔邊，琮懷以恩信，多請內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

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又之兼同管
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琮欲誘吐蕃倚角
圖賊帝善琮策改陝西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
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
揮使卒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忠恪琮小心謹畏
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餘貲孫詩尚仁宗女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尹開封美爲中涓卽位補
供奉官高平之戰以功進權改引進使太祖遇美素厚
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太祖慮陝帥袁彥
繕兵甲將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諭以臣節遂入

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成我志矣揚州平以功授泰州團練使又爲潭州防禦使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爲行營諸軍都部署進克諸州西江諸州皆降進移南面都部署又連克諸州事在南漢世家四年二月劉鋹窮蹙遣其臣詣軍門求通好又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卽部送其臣赴闕會鋹弟保興等復拒戰美倍道趨柵頭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以火攻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萬全策也及夜萬炬俱發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

急擊衆大敗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府庫遂克之擒銀送
京師露布以聞卽日命美與副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
市舶使隨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七
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
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采石磯浮梁成
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沂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
其戰艦擒其將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
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櫓以防他變美聞詔卽徙軍是夜
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
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

城百道俱進及平拜宣徽北院使旣而命副党進攻太原破之太平興國中改南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命將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美嘗巡撫至代州契丹兵萬騎來寇近塞美大破之封代國公後又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契丹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

事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配饗太宗廟庭子五人惟熙娶秦王女惟熙女爲真宗后追封美鄭王美從子惟吉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勤敏云李超者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第進士咸平中屢上書言事從幸澶淵上䟽言便宜居憲府未再歲擢樞密直學士王旦言濬雖有剽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曰朕業已許之矣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

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論曰宋承五代之後羣雄僭號寓縣分裂久之次第討平總戎之勲偉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爲宋良將第一潘美抑其次乎夷考彬平生愛及蟄蟲奉使却私餽仁恕廉慎蓋天性然也美知漢之將亡語里人曰大丈夫宜乘時樹功名羞與萬物共盡後來建立卒如所志兩人同諡武惠預配食子孫各克紹前徽而光獻章懷又皆稱賢后自昔勲臣閭閻無若是盛者彼負才而寡識薄功而厚享禍福宜相懸矣若李濟自結主知歷清切亦陰德之效歟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張美字玄珪清河人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求假必曲爲供給周祖將譴責之恐傷世宗意徙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立歷擢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彊力有心計世宗連歲征討賴其餽餼澶淵之事頗薄之美亦自愧恭帝立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度李筠必叛陰積粟懷孟間後軍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又移鎮滄州太宗初改

左驍衛上將軍數年請老致仕卒諡恭惠

郭守文太原人父暉漢護聖軍使從征河中戰死周時擢守文至東第二班副都知事太祖太宗累遷西上閤門使及征太原分護行營馬步軍俄受詔護定州屯兵大破契丹於蒲城以功遷東上閤門使領澧州刺史召還擢拜內客省使雍熙二年詔率兵屯三交俄加領武州團練使屬夏人擾攘命帥師討之破炭羅膩等十四族又破咩鬼族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三年春大舉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大軍不

利坐違詔左遷右屯衛大將軍事具曹彬傳明年復舊
職裁三月拜宣徽北院使又爲北面排陣使屯鎮州端
拱初改南院使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
兩路排陣使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謚忠武追封譙王守
文頗知書每朝退習書百行出言溫雅未嘗忤人意所
得祿賜悉以犒士死之日家無餘財士皆流涕帝聞而
嗟嘆厚恤其家爲真宗聘其女焉子崇仁在外戚傳

尹崇珂大名人事周世宗累從征討以功遷至殿前都
指揮使宋初出爲淄州刺史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平湖
南授朗州團練使平嶺表遷保信軍節度南漢開府樂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一
範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平之未幾卒年四十二
贈待中其妹太宗后也

劉廷讓字光乂其先范陽人初隸周祖帳下累遷龍捷
都校從世宗征淮南再遷涪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宋
初遷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乾德伐蜀
爲西川行營前軍副都部署獲蜀將南先海等五十餘
人擒戰擢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初太祖以地
圖示諸將指夔州鏢江曰我軍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
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擢
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悉如太祖計蜀平王全斌等皆

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寇盜蜂起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鎮安軍節度從征太原開寶六年出爲鎮寧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入爲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契丹擾邊廷讓徙瀛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兵大入廷讓與戰君子館被圍數重李繼隆退師不援一軍皆沒廷讓僅以數騎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皆陷契丹遂長驅而入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爲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命知雄州兼兵馬部署以疾求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坐奪爵配隸商州并黜

其二子官廷讓快快不食道卒贈太師

袁繼忠并州人周時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旣而從討西川伐廣南遷至天平軍巡檢太宗卽位爲閤門祇候征太原先登契丹入代境擊走之以功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虜書褒美累遷西上閤門使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爲都監擒其帥大鵬翼以獻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如故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繼忠因自請隸焉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不可曰我將身

先士卒死於寇矣辭氣慷慨衆壯之靜塞軍摧鋒先入
契丹兵大潰璽書獎諭賜予甚厚淳化初遷引進使護
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卒年五十五繼忠長厚忠謹士
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賚鉅萬悉以犒士死之日家無餘
財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第

崔彥進大名人事周由衛士歷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
刺史宋初從征李筠李重進遷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領武信軍節度乾德伐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
署蜀平坐不法左遷語在王全斌傳後授彰信軍節度
太平興國中移鎮河陽征太原幽州咸與攻戰已而詔

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車駕北巡以彥進爲關
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雍熙中命將北伐詔彥進
爲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大軍失利貶右
武衛上將軍事具曹彬傳後授保靜軍節度卒贈侍中
彥進好聚財所至無善政沒後諸子爭訟有司攝治太
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親臨但以彥
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

張廷翰陵川人初爲漢祖親校入汴補內殿直遷東西
班軍使周爲殿前散都頭都虞候宋初累遷龍捷左廂
都指揮使領春州團練使乾德伐蜀爲歸州路行營馬

軍都指揮使隨劉廷讓由歸州路進討蜀平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彰國軍節度卒贈侍中

皇甫繼明冀州蓆人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時歷諸州部署最後爲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領洋州觀察使繼明謹原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君疾甚恐失期會當率兵先往繼明慮其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襲鑠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贈彰武軍節度

張瓊館陶人少有勇力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攻壽春
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軍弩遽發矢大如掾瓊以身
蔽矢中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
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及卽位擢典禁軍累遷
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
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爲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
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召訊
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卽奮鐵槌亂下氣垂絕曳出
遂下御史案鞫瓊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欲具賜死
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二人甚悔之因

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
二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論曰太祖之受禪也兩鎮叛諸國未平太宗復有事于
幽薊干戈豈盡戢哉一時戮力之臣如張美給饟張廷
翰平蜀鉤之未覩異績郭守文之悅禮袁繼忠之長厚
尹崇珂皇甫繼明之盡瘁斯曹潘之亞乎劉廷讓顛蹙
末路豈數奇歟崔彥進貪殘微亂與王全斌同科張瓊
陵轍左右以讒死蓋自取云

宋史新編卷七十一